

朱洗《生物的進化》出版與改版經緯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 朱洗(1900-1962)，浙江臨海人。著名生物學家、科普作家、無政府主義者。1958年，出版 60 餘萬言巨著《生物的進化》，堪稱迄今內容最豐富的一本中文演化生物學著述。1960 年遭人檢舉，指稱該書以無政府主義者觀點，否定馬克斯主義進化觀。幸賴國務院主管科技的副總理聶榮臻保護，而未羅織成獄，但該書必須修訂。修訂工作由門生王幽蘭等代庖，1963 年完成，因文革延至 1980 年出版。本文說明該書出版、改版經過，並比對原版及修訂版，管窺朱洗對無政府主義信仰的堅持。

關鍵詞：朱洗，《生物的進化》，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李石曾，聶榮臻，鳴放運動

一、前言

朱洗，當代生物學家、科普作家、無政府主義者。1958 年 2 月，時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¹，並具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²、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³頭銜的朱洗，出版 65,8000 萬字⁴巨著《生物的進化》，堪稱迄今內容最豐富的一本中文演化生物學著作。

演化一詞，大陸作進化。這是因為馬克斯、恩格斯襲取達爾文思想，認為社會發展有一定進程：從原始社會開始，歷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既然社會發展有一定方向，演化豈能茫無頭緒，所以只能稱作「進」化。其實，這種目的論的說法，和達爾文思想相左。本文除了引述，一律作演化，文前先作說明。

《生物的進化》扉頁反面（次頁），列有 4 行「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進化思想的淵源，進化的事實和進化原因的討論。從中外的科學著作中，搜求進化思想的來歷；從地史各時代的化石中，從比較解剖學中，從形態學中，從胚胎學中，從寄生生物學中，從比較生理學和比較生化學中，得到大量進化的事據

本文因出席「紀念達爾文誕生 200 週年與《物種原始》出版 150 週年國際學術工作坊」(2009. 12. 24, 新竹) 而作。

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本會發起人，電郵：zjzhang@seed.net.tw

¹ 原為副所長，1958 年升任所長。據陳阜《朱洗》〈朱洗年表〉，頁 362。

² 1958 年 2 月當選人代會代表。據陳阜《朱洗》〈朱洗年表〉，頁 362。

³ 1956 年當選學部委員。據陳阜《朱洗》〈朱洗年表〉，頁 362。

⁴ 據該書版權頁「字數」欄。

之後，才討論進化的原因，變異的機制。兼收並蓄各方的理論，衡量其價值。

因為該書「兼收並蓄各方的理論，衡量其價值」，難免抒發個人見解，議論高下得失。朱洗是無政府主義者，他不避高度政治風險，「兼收並蓄」無政府主義巨擘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對於和馬列掛鉤、當時在共產主義陣營得道當行的米丘林、李森科思想，則沒有專章甚至專節介紹或討論。

1960 年 2 月，一位上海中學教師檢舉《生物的進化》，指稱該書是以馬克斯主義真正的敵人——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否定馬克斯主義的進化觀。(詳第四節)當時知識份子風聲鶴唳，先生幸賴國務院主管科技的副總理聶榮臻保護，而未羅織成獄，但該書必須修訂。修訂工作由門生王幽蘭等代庖，1963 年完成，因文革延至 1980 年出版。(詳第四節)本文簡介朱洗其人，說明該書出版、改版經過，並比對原版及修訂版，管窺朱洗對無政府主義信仰的堅持。

二、朱洗傳略

大陸有關朱洗(以下稱先生)的傳記，較有水準的有兩種，作者皆為陳阜⁵。一種為簡傳⁶，約萬餘字；另一種《朱洗》⁷，為專書。陳阜之一文一書，皆諱言先生為無政府主義者。筆者特撰〈朱洗與無政府主義——為生物學家朱洗傳記補遺〉⁸，彌補陳阜《朱洗》之不足。本節主要引用陳阜《朱洗》及拙文，一般不註釋出處。

朱洗(1900-1962)，字玉文，浙江臨海人。早歲就讀回浦學校(小學)、臺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學，1919 年響應五四運動被學校開除，前往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1920 年，蒙回浦學校校長引介，往見吳稚暉，與同學畢修勻⁹，得以參加留法勤工儉學。

吳稚暉、李石曾和同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蔡元培，是勤工儉學運動的主要推動者。1906 年，吳稚暉與李石曾、張靜江在巴黎成立無政府主義組織「世界社」，出版《新世紀》，宣揚革命與無政府主義。世界社以從事出版、研究、教育和社會事業為宗旨。在教育事業方面，分為「設立學校」和「介紹、組織留學」兩方面，因而 1912 年在京成立「留法儉學會」。1917 年，世界社在京創辦法文預備學校及孔德學校，前者為中法大學前身。中法大學於 1920 年由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利用庚子賠款所創。¹⁰

1915 年，李石曾在巴黎成立「勤工儉學會」，以「勤以做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為宗旨。李石曾深受無政府主義巨擘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影響，認為提倡

⁵ 陳阜，1964 年生，1991 年獲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該校教授，專長農業生態學。研究朱洗，當為其業餘興趣。見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網頁。

⁶ 陳阜〈朱洗〉，《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理學篇·生物學卷 1》，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31-243。

⁷ 陳阜《朱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此書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可惜受限於意識形態，未能為傳主傳神寫真。

⁸ 該文略作修改，刊《科學文化評論》五卷三期，2008 年，頁 21-34。原文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2 期，頁 25-38，2008 年 12 月。

⁹ 畢修勻，朱洗小學同學，與朱洗一同留法勤工儉學。無政府主義者、著名翻譯家。曾主編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及李石曾主持的《革命週報》(1927-1929)。譯作包括無政府主義文獻及文學作品，是譯介左拉的第一人。

¹⁰ 參閱中法大學校史網 (<http://culture.sinofrance.org/jiaoyu/zhongfa.htm>) 及北京市檔案信息網 (<http://www.bjma.gov.cn/dafw/wscd/qzjcs/qzjzescs.ycs?GUID=100025>)。

勤工儉學，幫助他人求學，互助進化，以進大同世界，皆為《互助論》的實踐。¹¹朱洗（以下稱先生）赴法時（1920），李石曾為勤工儉學運動的實際推動者。

先生旅法前五年，換過六個工廠，在 1924 年的日記中寫道：「到巴黎連生活都成問題，一共做了四年多工，進了半年公學，錢盡了又去做工，可以說千挫百折，嘗盡了人生的苦味。」¹² 1925 年，利用僅有積蓄，考入蒙彼利埃大學生物系，師從以研究孤雌生殖聞名的實驗胚胎學家巴特榮（J. F. Batallon）教授。後蒙其師提供工讀機會，又蒙李石曾為之取得官費，始得完成學業。1931 年以論文〈無尾類雜交的細胞學研究〉，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

1932 年 11 月，先生離法返國，應聘至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35 年春，李石曾安排先生到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另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兼課。當時日本侵華日亟，北平人心惶惶，1937 年春，李石曾讓先生到上海，成立世界社生物研究所，並參與編輯《世界學典》（世界百科全書）。世界書局 1917 年創立，1934 年因財務問題，由李石曾控股。¹³《世界學典》可能是李石曾所主導的出版計劃。

先生一到上海，就積極參與「文化生活出版社」，該社由吳朗西、巴金等無政府主義文化人於 1935 年成立，吳朗西出資，巴金主持編務，陸蠡（聖泉）主持社務。先生加入後，成為該社重要成員。無政府主義關注自由和平等，主張互助，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與權威。無政府主義分成許多流派，先生服膺克魯泡特金，巴金亦然，這從巴金的取名¹⁴和主持編譯「克魯泡特金全集」¹⁵可以證明。

八一三滬戰後，巴金、吳朗西先後去重慶；太平洋戰爭爆發，留守的陸蠡遇害。先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地位愈加重要。「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一集、第六冊《愛情的來源》書後，有一篇〈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一集書後——紀念陸聖泉先生〉（文末署三十五年二月八日），記述當時情形。先生寫道：

在七七事變未發生前，北平環境惡劣，不適於研究工作。上海世界社負責人李石曾先生特設上海生物學研究所於世界社內，一方面使我們有研究的機會，一方面籌備編輯《世界學典》。不久李先生去歐洲。八一三事變爆發，編輯所經費支絀，工作停頓。…我日裡照常去實驗室工作，晨晚在寓所寫文稿。在這五年期間¹⁶，工作成果尚佳，有一部份已發表，中文稿也積起百萬字以上。

這百餘萬字文稿，包括「現代生物學叢書」和《世界學典》之「生物的進化」，前者為先生科普代表作，共六冊，1939 出版第一冊，1946 年出齊，壓卷作《愛情的來源》，是借動物和人類的例證，宣揚「合群互助是應付不良環境最有效的方法」（該書導言），可視為《互助論》的普及本。

¹¹ 蔡懿榮〈民初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與中共旅歐組織之建立，1912-1926〉，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見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¹² 引自：陳阜《朱洗》第二章，頁 30。

¹³ 世界書局 1917 年創立，1934 年因財務問題，由李石曾入股。見《互動百科》「世界書局」條。

¹⁴ 巴金一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人均為無政府主義巨擘。

¹⁵ 克魯泡特金全集共 10 種，1939-1940 年平明書店出版；其中巴金譯 5 種（包括《克魯泡特金自傳》），畢修勻譯 2 種，朱洗、麗尼（郭安仁）、楊人梗各一種。

¹⁶ 先生 1937 年春抵滬，而太平洋戰爭 1941 年 12 月爆發，因知所謂「五年期間」，是 1937-1941 年。

先生在廣州時，即捐資在家鄉興辦琳山小學，1938 年更創辦琳山農校。戰事擴大，先生的母校回埔中學（原為小學）等遷到琳山，加上琳山農校，成為小學、中學、農校三位一體的教育基地，統稱琳山學校。先生在滬期間，暑期照例回鄉經管校務，1945 年初至勝利，約有半年多全力在家鄉辦學。

先生為琳山學校設計校徽，上有「心」、「手」、「工」三字，校歌起首「我愛琳山，且工且讀，心手並勞」，無不彰顯無政府主義者重視勞動的態度。校歌末兩句「努力建設，人類家庭」，則為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大同理想。

琳山小學從四年級開始，每天生產勞動一小時，農校則半工半讀，師生勞動所得全部用作校務。琳山學校每生每學期收「學米」一斗五升，貧困學生減免或緩繳。琳山教師只領基本生活費用，先生更罄其所有，用來支持學校。琳山學校成為克魯泡特金思想的實驗所。

抗戰勝利，輾轉從雲南遷回的國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1946 年 8 月與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合併，改稱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先生任所長。1946 年冬，先生出任台大動物系系主任，但寒暑假都會返滬照料生理研究所。1949 年元月寒假返滬，從此一去不返。

大陸變色後，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併入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先生任研究員，兼發生生理室主任。1958 年 4 月起任所長。當時科研講究實用，先生在蓖麻蠶馴化（1954）、家魚人工繁殖（1958）方面都取得成就。實驗胚胎學方面，培育出世界首例「沒有外祖父的癩蛤蟆」（1961），在孤雌生殖研究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1961 年秋，先生因長期咳嗽，檢查出罹患肺癌。就醫期間，在病榻上仍寫作不輟。1962 年 7 月 24 日病逝，享年 62 歲。著名植物生理學家、台大第一任校長羅宗洛輓之曰：「海外十年磨長劍，生涯半世歷艱辛；劇憐抱負無由展，死去應知目不瞑。」

先生在世時，蒙陳毅、聶榮臻（皆為留法勤工儉學生）保護，未被打成右派。文革時，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無政府主義者」，1968 年遭到刨墳批鬥。「死去應知目不瞑」，可謂一語成讖。

三、《生物的進化》成書經過

先生一生發表論文 82 篇、專著 6 種、科普讀物 21 種、編譯和翻譯 4 種，總字數達 450 萬字。先生去世，胚胎學家童第周曾撰文說：「有人估計自清朝末年以來，我國科學家用本國文字所寫的科學書冊最多的是朱先生，寫通俗科普讀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

17

在先生的譯著中，有關演化生物學的巨著有兩種，即譯成克魯泡特金經典著作《互助論》¹⁸，和著成演化生物學通論《生物的進化》。《生物的進化》1958 年 4 月出版，其〈前言：本書的經過和希望〉縷述成書經過，摘錄如下：

不僅是學生物學的人，就是一般關心自然科學的人，對於進化問題，都是感覺興趣

¹⁷ 童第周〈朱洗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成就〉，《科學通報》，1962 年。轉引自陳阜《朱洗》，頁 338。

¹⁸ 朱洗譯《互助論》，1939 年由上海平明書店出版（台灣有帕米爾書店翻印本），為巴金主編「克魯泡特金全集」之一冊。

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個。我在民國初年的高等小學裡，就聽到進化論、天演論等新名詞；當時的老師常對我們大談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那時中國很弱，天天受帝國主義者的欺侮，大家都說：國亡無日，危如累卵。…（到法國後）不論是在工廠裡做工，或在中學裡補習法文，我的腦裡並沒有忘記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概念，…待到自己能夠看法文書的時候，我常找拉馬克、達爾文、赫克爾、赫胥黎、特拉儒（Y. Delage）、勒·唐得克（Le Dantec）等著作來讀，興趣確很濃厚。…

1925 年，進了蒙貝利愛大學，常和老師巴特榮教授談起新拉馬克主義；這位老先生似乎並不感絕興趣。憶起有一次，他以下面的話訓我：「進化問題本極重要，但不是實驗室裡所能研究的。…我們還是安心做實驗胚胎學的研究吧！」…一方面我應該服從老師的教訓；另一方面，也因實驗室裡的學術空氣的關係，我就專做實驗工作，少看理論書籍；但仍偷閒繙譯一些有關進化問題的書籍。

1936 年，世界書局計劃編印世界百科全書，朋友介紹我撰寫進化這一部份。因為抗戰開始，實驗室新設上海，籌備未有頭緒，便決定收集資料，開始編寫；忽斷忽續，待到我的稿子寫到有了眉目的時候，書店因為戰爭的關係，原訂計劃無形流產。我的工作卻沒有因此停頓。到了 1942 年，已經寫了四十萬字。這部稿子全由張果同志重抄，許多圖樣也由他畫的。年月過得很快，一擱，擱了十多年；材料陳舊，新的又無法補充，出版的念頭就無形消逝了。

解放以後，全國大談進化論；達爾文主義成為一切中小學的必修科。我明知自己所寫的不適時宜，刊印更無可能。去年春天，聽到黨和毛主席的百家爭鳴的號召之後，只是心有所動，既無時間，又缺勇氣，做這長期的添補和修正工作。不意到了暑期，科學出版社兩位編輯負責同志盛暑來滬搜求積稿；言談之間，我說起自己有這樣的一部舊稿，他們略略翻了一下這稿子，欣然允諾出版。我即鼓起勇氣，抓緊時間，進行修整和補充工作。有些章節，完全是新添的；有些是改寫的；有些是刪節的。不到一年工夫；便告結束。共計新添字數約二十萬字，刪去二、三萬字。這就是這部稿子的曲折的經過。

先生說，等到能看法文書時，就開始涉獵拉馬克、達爾文、赫克爾、赫胥黎、特拉儒、勒·唐得克等的著作。這一系列名單，顯然漏列克魯泡特金。先生譯《互助論》附錄〈中國人的互助〉：「1923 年我們幾個朋友在巴黎格拉佛（J. Grave）¹⁹ 家裡，遇到克魯泡特金夫人和她的女公子。言談中間，我們提起以上幾個疑問。（《互助論》為什麼沒舉中國的例子？）當時克魯泡特金夫人立即回答道：『他寫互助論的時候，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歐洲人知之甚少…』」²⁰可見先生赴法第三年（1923），已讀過《互助論》，這是筆者所經眼，先生最早研讀演化生物學及接觸無政府主義的史料。

¹⁹ J. Grave 即 Jean Grave (1854-1939)，維基百科及 R. A. Forum（安那其研究）皆有其簡傳。他是法國無政府主義運動重要人物，曾受知邵可侶，在日內瓦主編《反抗者》。1892 年發表《垂死社會與無政府主義》，闡述克魯泡特金思想。R. A. Forum 說他「還熱情支持過當時留法的中國安那其人士的活動。」

²⁰ 朱洗譯《互助論》，頁 389，平明書店，1939 年。《互助論》為巴金主持「克魯泡特金全集」之一冊。

《互助論》最初以英文寫成，書名 *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互助：演化的一个因素），全書凡八章，前兩章以動物學事例，駁斥達爾文主義者過分強調競爭，認為互助才是演化的動力。《互助論》是無政府主義者必讀的經典著作。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自 1864 年第一國際成立，主張階級鬥爭的馬克斯主義者，就和主張互助的無政府主義者互相詰難。²¹ 先生信奉無政府主義，而共產黨人視無政府主義為異端邪說。前言文末署「1957 年，10 月寫於上海」，同月中共中央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通知，「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在這樣的環境下，當然不能在最顯眼的前言上，列上克魯泡特金的名號。

根據上述摘錄前言，此書於 1936 年至 1942 年寫成 40 萬字。1956 年夏，科學出版社允諾出版，於是「抓緊時間，進行修正和補充工作。」不到一年，「新添字數約二十多萬字，刪去三、四萬字。」先生以「漏網右派」，竟未刪除足以賈禍的克魯泡特金以動物事例引申人類社會、宣揚互助的觀點，這絕對不是疏忽，而是信仰的堅持使然。

四、《生物的進化》改版經過

《生物的進化》分為三部：進化思想的淵源（頁 3-72）、進化的事實（頁 73-364）、進化原因的討論（頁 365-574）。前言中說：「這部書是在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出版的。這書根據兼收並蓄的企圖寫成的。」先生之所以強調響應百家爭鳴號召，可能認為可以作為護身符，其實寫作前言時（1957 年 10 月），百家爭鳴早已起了變化。

1957 年 4 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同年 5 月 1 日，更宣布廣開言路，以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幫助中共整頓風氣（整風）為號召。一般知識份子不知這是「陽謀」，紛紛落入圈套。同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發文「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反右運動」全面展開，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達 552,877 人。²²

先生在《生物的進化》前言中說：「解放以後，全國大談進化論；達爾文主義成為一切中小學的必修科。我明知自己所寫的不適時宜，刊印更無可能。」當時中共「一面倒」，蘇聯的米丘林、李森科學說，被稱為「達爾文主義發展的更高層次」。筆者曾閱讀中共一面倒時期的高中生物學教科書《達爾文主義基礎》，嘗撰〈唯物乎唯心乎——讀《達爾文主義基礎》〉²³一文。米、李肯定天擇及人擇說，但絕口不談遺傳學，因為遺傳學是「唯心的」，是「脫離廣大農業實踐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生物體是一整體，生物體跟生活條件是統一的，它是在生活條件的影響下發生變異的，它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我們掌握生物發展的規律，就可以控制生物發展的方向。」這些論調，顯然是目的論的，和達爾文思想不相吻合。

先生受過正統生物學訓練，又熱衷演化生物學，豈能隨著米、李等起舞！難怪會說「自己所寫的不適時宜」。不意盛暑時科學出版社兩位編輯來訪，允諾為先生出版。「盛

²¹ 《維基百科》「無政府主義」條：「在 1872 年，第一國際中衝突達到頂點，馬克斯主義者靠人數優勢在海牙大會投票逐出了巴枯寧和巴枯寧主義者，並將第一國際的總部遷往紐約。這通常被認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之間衝突的由來。」

²² 有關反右運動，引述《維基百科》「鳴放運動」條。

²³ 此文刊《大眾科學》1983 年元月號。筆者手頭已無此書，引文皆引自 1983 年拙文。

暑」，當為七月或八月，此時反右運動尚未展開，但隨即收網。先生的增補工作，是在危疑震懼的政治氣氛下完成的。

1960 年 2 月，上海一位中學教師寫了一篇〈反馬克斯主義達爾文學說的《生物的演進》〉²⁴，指稱該書是以「馬克斯主義真正的敵人——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來否定馬克斯主義所主張的作為歷史觀的階級鬥爭，攻擊作為馬克斯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一的達爾文學說。」文章指稱朱洗熱衷於無政府主義學說，因為「朱洗和某某（筆者按，可能指巴金）在解放前就是克魯泡特金小集團的為首份子。」「他（克魯泡特金）用許許多多事實證實，要先有和平，先有安適，才有進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萬的強敵……人類既是動物中的一種，當然不能例外。克氏認為同種相殘是退化滅種的因素，互助友愛才是進化的大道。」「大家如能明白過去大小戰爭的錯誤，痛改前非，那末不但大小戰爭可以絕跡人世，而且未來的和平幸福也是享不完受不盡的。」文章認為，這種觀點「否定了一切戰爭，包括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中國人民與國內外反動派進行的四十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文章還指出，朱洗在引述材料時，「沒有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著作。」²⁵

當時先生雖貴為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第二屆全國人代會代表，但在嚴峻的政治大潮下，這篇批判文章足以將先生定罪，所幸國務院主管科技的副總理聶榮臻（留法勤工儉學生）出面，於是大事化小，以自我批評結案。薛攀皋根據陳阜《朱洗》及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同志訪談錄〉²⁶寫成的〈聶榮臻保護生物學家朱洗過關〉中說：「在 50 年代後期、60 年代早期，左的思想在中國佔主導地位時，…發表這樣的文章，很可能掀起一場風暴，引發一場地震；不發表，作冷處理，萬一被秋後算帳，誰又能擔當責任？因此發或不發，沒人敢作主。於是問題被提到中共中央宣傳部。」

薛攀皋引述李真真文又說：「1960 年 4 月 17-26 日，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上海召開。當時主管科學技術工作的聶榮臻副總理，以及中國科學院主要黨政領導同志都在上海參加這個會議。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同志就批判朱洗的這篇文章，同中國科學院秘書長杜潤生商量，並請示聶榮臻。」

「（聶榮臻）要求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幫助朱洗提高認識；不進行公開批判，不要對朱洗一棍子打死；不要對《生物的進化》一書全盤否定。聶榮臻責成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黨員領導同志親自同朱洗談話，指出其錯誤觀點，鼓勵他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自我批判，對錯誤的觀點在該書再版時

²⁴ 根據薛攀皋〈聶榮臻保護生物學家朱洗過關〉，《炎黃春秋》第 6 期，2001 年，頁 10-13，這位中學教師似是投書上海某刊物。但陳阜《朱洗》說，這位中學教師向中宣部檢舉。熊衛民的羅登訪談錄說：「1960 年，中宣部科學處的李佩珊到上海來，給了我看一封檢舉信。該信批判《生物的進化》一書既反達爾文學說，又反馬克思主義。」薛文依據李真真之于光遠、李佩珊訪談，可信度較高。

²⁵ 引文皆引自陳阜《朱洗》一書第 13 章第 5 節「《生物的進化》起風波」。陳阜應看過這篇檢舉文章，可惜陳阜引述時，引文和自陳述有時分不清楚，筆者引用時，只有確知屬於檢舉文章，才加引號。

²⁶ 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同志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第 4 期，1994 年，頁 24-26。轉引自薛攀皋文，筆者尚未看過李文。

加以修改。同時聶榮臻責成上海市科委同志約見那位中學教師，告訴他不公開發表他的批判文章的原因，並聽取他的意見。這位中學教師表示理解和擁護這個決定。」

陳阜《朱洗》一書說，先生學習了〈列寧主義萬歲〉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做出自我批評，陳阜也說，「這份自我批評許多地方也可以看出是言不由衷的。」事實上，這份自我批評並不是先生寫的。

實驗生物研究所前所務秘書羅登接受訪談時，針對《生物的進化》事件說：「朱洗這個人個性很強，讓他做檢討可不容易。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寫的文章，一個字都不能改。』他不肯做檢討，上面又一定要，怎麼辦？只好暗箱操作。……朱洗寫了一個稿子給我看。我說不行，你這麼寫肯定通不過……只好由我來給他改。後來檢討終於通過了，這個事情才基本平息了下來。」²⁷

至於如何消除《生物的進化》的社會影響？再版「重印說明」第三段：「重病中，他又一再叮囑對那些借取動物界中局部的現象，引伸說明人類社會的錯誤觀點，必須全部修改。」先生或許曾經這樣交代，否則無法流傳，但先生不可能認為要改的地方是「錯誤觀點」。對此羅登接受訪談時說：

「聶總（聶榮臻）認為不好把朱洗的檢討公開發表啊，開會讓他公開檢討也不好，怎麼辦呢？最後決定出一個修訂版。當時朱洗的身體已經不好了，由誰來修訂呢？最後這個工作落到了兩個人身上，一個是朱洗的學生王幽蘭，她現在已經去世了。另一個就是，我，算是朱洗的半個學生。我們兩個人改。業務內容，除了錯別字外，沒有什麼改動；與政治關聯的內容，不合適的就劃掉；然後順一順相關聯的言語。……1963 年我們修改好了，送到科學出版社，他們沒來得及印刷。不久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書沒法再出版。文革結束後修訂版才正式出版。」²⁸

修訂版延到 1980 年出版，重印採用原版紙型（未重新排版），原版為正體字，修改的部份為簡體字，很容易看出哪些地方遭到竄改。

五、《生物的進化》修訂內容

陳阜《朱洗》說：「朱洗受到指摘的一些文字，是《生物的進化》中的『多餘的話』，把它們刪去，依然無損這部學術著作的價值。」所謂多餘的話，大多是些引申性議論。

前已言及，修訂版採用原書紙型，修訂版《生物的進化》整頁或部份改為簡體字者初步統計約 20 頁，比例並不高，篡改得也不嚴重。譬如第一部、第六章、第五節「達爾文學說的批評」（頁 58），討論同種之間的競爭時，先生說：

克魯泡特金對這個問題最有研究，他以多年在亞洲北部嚴寒的地帶，考察動物生活…

修訂版篡改為：

俄國的科學工作者們，對這個問題頗有研究，他們以多年辛苦，在亞洲北部嚴寒的地帶，考察動物生活…

²⁷ 見熊衛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幹部與科學家——羅登先生訪談錄〉。

²⁸ 見熊衛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幹部與科學家——羅登先生訪談錄〉。

不過將克魯泡特金隱去而已。還有一些只是改了一個名詞，如將「澳洲」改為再版時所通行的「大洋洲」。這部份誠如陳阜所言，並「無損這部學術著作的價值」。

至於刪改較多的部份，初步統計約 5 處，就不能說沒損及整部書的價值。這部份主要是在宣揚克魯泡特金思想，譬如第一部、第六章、第六節「誰是最適於生存的？」（頁 62）：

生存競爭的原理，自從它在動物上證實以來，有些人便進而討論：如何能夠得到勝利？誰是最適於生存的？

當時有多數達爾文主義者（如赫胥黎等），將生存競爭的範圍看得非常狹小，竟至有人以為動物世界乃是一永久飲血，吃肉，不顧親疎的世界。他們逼得當時的文人將「敗者罹禍」一語當作近世生物界裡的格言稱呼。他們以為愈殘忍，愈容易獲得生存；愈柔弱，愈難免滅絕之禍。不但動物如此，人類也是一樣的。

克魯泡特金極反對這種弱肉強食的論調。他用許許多多事實證明，要先有和平，先有安適，才有進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萬的強敵：有的是屬於自然現象的，有的是屬於異種生物的。他以為數目最多，種族最隆盛的物種大都是合群的；在團體中，過著友愛美滿的生活。螞蟻，白蟻，蜜蜂等的社會乃是最令人欽佩的實例；他們實行分工合作：有的建築巢穴，以禦寒凍；有的儲蓄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反過來，那些爪牙銳利，兇狠成性的猛獸遇到這些合群的小動物，尚不敢搶掠他們的糧食。這些富有最高社會性的小昆蟲們所得的安適，哪裡是利爪，利牙，終日從事掠奪，而猶不得一飽的猛獸和猛禽所可比擬呢！鳥獸中，也有同樣的情況：愈能合群，生命愈有保證，種族愈能繁榮，智能也較發達，壽命也較延長；燕，雁，鸚鵡，以及各種反芻類，馬等就是萬人共知的明證。反過來，那些兇惡無情，單獨行動的獅虎等，目前幾乎都向滅絕的路上競走了。這是不合群的緣故。

人類既是動物中的一種，當然不能例外。克氏承認同種相殘是退化滅種的因素；互助友愛才是進化的大道；助人即是自助，利他即是利己。（這些字下有加強號）他以為這是由觀察自然現象所得的最高的道德。

修訂版經過纂改，這一節變成：

生存競爭的原理，自從它在動物上證實以後，有些人便進而討論：如何能夠得到勝利？誰是最適於生存的？

當時有多數達爾文主義者（如赫胥黎等），將生存競爭的範圍看得非常狹小，竟至有人以為動物世界乃是一永久飲血，吃肉，不顧親疏的世界。他們逼得當時的文人將「敗者罹禍」一語當作近世生物界裡的格言稱呼。他們以為愈殘忍，愈容易獲得生存；愈柔弱，愈難免滅絕之禍。

但是許許多多事實證明，數目最多，種族最隆盛的物種大都是合群的；在團體中，過著友愛美滿的生活。螞蟻，白蟻，蜜蜂等的社會乃是最好的實例；他們實行分工合作：有的建築巢穴，以禦寒凍；有的儲蓄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反過來，那些爪牙銳利，兇狠成性的猛獸遇到這些合群的小動物，尚不敢搶掠他們的糧食。這些富有最高社會性的小昆蟲們所得的安適，哪裡是利爪，利牙，終日從事掠奪，而猶不得一飽的猛獸和猛禽所可比擬呢！鳥獸中，也有同樣的情況：愈能合群，生命愈有保證，種族愈能繁榮，智

能也較發達，壽命也較延長；燕，雁，鸚鵡，以及各種反芻類，馬等就是萬人共知的明證。反過來，那些兇惡無情，單獨行動的獅虎等，目前幾乎都向滅絕的路上競走了。

同一章「進化思想的結論」末三段（頁 71-70）：

達爾文自己承認同種以內各個體，因為需要相同，競爭必然比較猛烈；他的信徒——如赫胥黎等——更進一步，以為人類中間，也要實行弱肉強食的格言；甚至有人反對惻隱心，慈愛心，反對照顧老弱，以為他們是競爭落伍者，應該滅亡的。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只是將慈仁的人群驅到瘋癲的虎豹隊伍裡去，每天實行肉搏，自絕其種，自亡其族。這樣結論即使有可靠的科學根據，也不宜對群眾大事宣揚；因為這樣的宣傳對人類本身是有損無益的。

很僥倖，這不全是科學事實！有許多學者證明這只是一些偏見的見解。

第一，生物對自然環境的競爭極其嚴酷；第二，同種個體間的競爭，在高等一點的動物上非常少見。比較高等的動物內部，統是盡量避免互鬥，他們大家都是實行互助，互持，休戚相關的生活。有在缺乏糧食時，大家忍受饑餓，潛伏冬眠；有的在良善的季節中，盡量儲存糧食，以備冬季的需要；有的合群遠徙，避去當地大寒凍或大饑荒；還有為群眾，為子孫而犧牲自身的義烈行為。

修訂版篡改如下，將宣揚克魯泡特金互助思想的部份全部刪除了：

達爾文自己承認同種以內各個體，因為需要相同，競爭必然比較猛烈；他的信徒——如赫胥黎等——更進一步，以為人類中間，也要實行弱肉強食。

但是，有許多證明，這是一些偏見的見解。

第一，生物對自然環境的競爭極其嚴酷；第二，同種個體間的競爭，並不是普遍的現象；有的動物，在缺乏糧食時，大家忍受饑餓，潛伏冬眠；有的在良善的季節中，盡量儲存糧食，以備冬季的需要；有的合群遠徙，避去當地大寒凍或大饑荒；還有為群眾，為子孫而犧牲自身的義烈行為。

他如第二部、第八章「人類進化的事實」（頁 358），結論部份（34 行）全部刪除。再如第三部、第三章「驟變主義」的結論（頁 445），刪除 4 行。全書總論與結論（頁 573），刪除一整節（13 行）。

先生在文網綿密的毛澤東統治時期，一再藉機宣揚克魯泡特金思想，顯然不是疏忽，也不是政治嗅覺不夠敏銳，而是信仰的堅持，以及對無休止的政治鬥爭的厭惡。

六、結語

光緒末年，特別是八國聯軍之後，國人興起留學運動。日本因地利之便，前往留學者較早、較多；歐洲方面，1902 年始有中國學生（李石曾、張靜江等）前往。留日和留歐學生都接觸到無政府主義，1906 年，東京和巴黎分別成立無政府主義社團²⁹，後者即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所創的世界社。

到了 1920-30 年代（特別是 1920 年代），無政府主義曾經盛極一時，這從國際無政府主義網站 R. A. Forum「中文無政府主義書刊名錄」³⁰所列書刊之豐富多樣可以看出

²⁹ 見維基百科「中國無政府主義」條。

³⁰ http://raforum.info/article.php3?id_article=1989&lang=zh

端倪。無政府主義受到青睞，當與強調自由、平等，反對權威以及反帝、反封的高度理想性有關。

1920 年，先生透過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所推動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前往法國半工半讀。赴法不久，就醉心無政府主義，這從赴法第三年（1923）就造訪法國無政府主義領袖格拉佛，並已熟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可以證明。此後終身信奉，並身體力行³¹，先生為無政府主義者已無庸置疑。

然而，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下，凡是與共產主義相左的思想，皆被視為外道。先生為無政府主義者，又未曾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豈能見容？所幸大陸變色後，陳毅（留法勤工儉學生）任上海市長，對於昔日同學尚稱優容。舉例來說，1951-52 年毛澤東發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要求研究人員自我批判，還發動群眾對科研人員的研究進行批判，許多基礎研究被批為脫離實際，先生賴陳毅支持，實驗胚胎學研究才能繼續。³²

反右運動時，先生出版《生物的進化》，該書資料豐富，廣徵博引，氣勢恢宏，迄今尚無人寫出類似水準的中文演化生物學著作。更難能可貴的是，先生不避高度政治風險，藉機宣揚克魯泡特金思想，此舉斷非政治幼稚，而是針對鬥爭不已的現實，所作的深沉反省和控訴。

《生物的進化》出版隔年，即遭人檢舉，指稱該書以無政府主義者觀點，否定馬克斯主義進化觀。平心而論，檢舉者並非完全無的放矢。倖賴國務院主管科技的副總理聶榮臻（留法勤工儉學生）保護，始未打成右派。以當時政治氣氛，聶榮臻若非與先生交情深厚，不可能伸出援手。

先生曾任台大動物系主任，該系技士陳進呈口述回憶：「我從植物系于（景讓）教授口裡聽到很多關於朱洗先生與中國共產黨員的事情，當時在巴黎的黨員大多數的人都不是念政治的（作者按：應該是「都不是念書的」），朱洗先生說這些人都會從事政治活動。朱洗先生說他口袋裡還有一點錢，但這些黨員搞完政治討論後都會吃喝玩樂把他的錢花光，這些都是在法國發生的。…他們都叫朱洗先生為朱老大。」³³從這段回憶，和陳阜《朱洗》一書的幾處敘述合勘，可以看出先生和陳毅等旅法共產黨人的交情。

反右時先生賴聶榮臻保護，成為漏網之魚，但文革時仍因「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無政府主義者」，遭到刨墳批鬥。1978 年，先生獲得平反，關於《生物的進化》中宣揚無政府主義的言論，由一同赴法勤工儉學、已貼上無政府主義者標籤的畢修勻出面指證，以「他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作結。這種自欺欺人、欲蓋彌彰的安排，令人發噁。

在正常社會，信仰任何一種思想，都屬於個人自由，何罪之有？一俟中共「進化」到這個階段，先生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事實，就不必躲躲閃閃。我們相信，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³¹ 參閱張之傑〈朱洗與無政府主義——為生物學家朱洗傳記補遺〉。

³² 熊衛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幹部與科學家——羅登先生訪談錄〉。

³³ 陳進呈先生口述「台大動物系回顧點滴」，見 <http://zoology.lifescience.ntu.edu.tw/dept/f08.htm>

主要參考文獻

- 朱洗譯，《互助論》，平明書店，1939 年。（帕米爾書店翻印本）
- 朱洗《生物的進化》，科學出版社，1958 年。
- 朱洗《生物的進化》（修訂版），科學出版社，1980 年。
- 陳阜《朱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薛攀皋〈聶榮臻保護生物學家朱洗過關〉，《炎黃春秋》第 6 期，頁 10-13，2001 年。
- 熊衛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幹部與科學家——羅登先生訪談錄〉，《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26 卷第 3 期，頁 257-265，2005 年。
- 張之傑〈朱洗與無政府主義——為生物學家朱洗傳記補遺〉，《科學文化評論》5 卷 3 期，2008 年，頁 21-34。

誌謝

劉廣定先生惠贈陳阜《朱洗》一書，羅桂環先生惠贈《生物的進化》原版及薛攀皋文，唐文先生惠贈《生物的進化》修訂版，一併敬致謝忱。

收件日期：2010 年 3 月 15 日

定稿日期：2010 年 3 月 20 日

The First and Revised Editions of Anarchist Tchou Su's

Evolution of Living Things

Zhang Zhijie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chou Su (1900-1962) was a famous Chinese biologist and popular science writer of our time. He was admitted to a work-study program and studied in France in 1920. At that time, he was exposed to anarchism. He received the Doctorat d'Etat degree in 1931, returned to China in 1932, and took up research and writing as his career unceasingly. In 1958, he published the monumental work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Things*, still the best evolutionary biology work in China. In 1960, he was accused of negating Marxism with anarchism. Fortunately he obtained Vice-Premier Nie Rongzhen's protection from being put in prison. But his work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Things* must be revised. The book was revised by his student Wang Youlan, and the correcting was completed in 1963. Owing to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vised edition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980.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whole course of public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Things*, and compare the first edition with the revised one. We can tell that he believed in anarchism firmly.

Key Words: Tchou Su,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Things*, anarchism, Kropotkin, Li Shizeng, Nie Rongzhen, Mingfang Movement (Free Airing of Views Movement)